

我与汉江的不解情缘

■ 徐山林

汉江，是一条古老而美丽的江河。我生长在紧偎汉江的安康古城，与汉江有着说不完的故事。

小时候跟随母亲去河边洗衣裳，走过小北街，拾级而上，穿过小北门，然后通过一条狭窄的下坡石阶通道，就下到汉江河边。母亲先挑拣一块可坐下的大石头，将衣服及脚均浸泡在水中，再捡一块长平的石条，就开始洗衣服，一件一件地在石条上搭上皂角（一种类似于肥皂的东西），反复揉搓，用棒槌反复拍打，然后放在江水中漂净，一件衣服就算洗干净了。

那时汉江边的妇女洗衣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线。从岸上看去，穿着各色衣服的妇女，坐成一长串，棒槌拍打声好似打击乐器的鸣奏，与汉江流水的哗啦声响，共同奏出一曲别样的乐章。

母亲洗衣服常常需要一两个小时，我就在河边的石头和沙丘上玩沙子，或堆沙丘，或掏沙洞，常常玩得忘归，总是母亲将洗完的衣服装上竹篮，才催我回家。

汉江边的孩子都爱游泳。我上小学二三年纪时就开始下汉江。有一年夏天，中午学校有午休。小孩子没瞌睡，就约上三五同学，偷偷溜去汉江边游泳。一玩水就忘了时间，直到老师找到河边，一气之下，抱走了所有同学的衣服。这时我们才发现闯下了大祸，但也只能光屁股走街串巷回学校，只能继续泡在汉江里，老师没法，最后只有将衣服又送回来。俟回到学校，等待的是一场可怕的体罚。每个人挨个趴在长木板凳上，头脚由两个同学按住，老师用长竹板子打屁股，一人二十大板，每人都痛了好几天。

尽管如此，也没有阻挡住我和同学到汉江游泳的巨大兴趣。有一次，下午放学后，我和几个同学相约，又来到汉江边，登上渡船，这船是渡江的公益设施，通常只有一个在船后掌舵的艄公，前边由过渡的人自己划桨。我们到达汉江彼岸的一个支流，那里水浅流缓，可以投入水中尽情玩耍。一玩就忘了时间，直到黄昏才渡江返回。这时已无渡河的大人，就靠我们三四个人八九岁十岁的小孩，摇晃晃地将渡船划到岸边。这时焦急万分的母亲四处寻找我。她估计我又下了汉江，惶恐不安地站在岸边，张望寻觅，终于发现我们的渡船。等我一上岸，母亲就一把将我揪回家，关起门来，一阵好打。然后她放声痛哭，她哭这个唯一寄予希望的儿子如此淘气，万一有个三长两短，她将如何活下去啊！一直哭到闭气晕倒，多亏邻居们施救，方才醒过来。

在我小的时候，汉江是陕南的黄金水道，安康是重要的航运码头。城内商行商会众多，茶馆酒肆林立，市场十分繁荣。河街更是热闹非凡，江面上船帆林立，搬运货物的码头工人成排成行。连国民党军队的后勤运输船也印着很大编号的黑字，整齐排列，停靠在江面。那时，一年中的夏秋两季，我们几乎一有空就泡在汉江游泳玩水，还常常偷吃运水果船上的水果，吃得最多的是旬阳的水梨和紫阳的橘子。

20世纪3、40年代，每年端午节，汉江上都有盛大的龙舟赛。参赛的都是沿江两岸乡镇的民间爱好者，他们每年都自发组织起来参赛，几十只龙舟齐聚江面，锣鼓震天，呼声四起。每只龙船上都有一名指挥者，挥舞着手中的桡子（一种细竹竿，上有鸡毛掸子），相互挑战比赛。中间有抢鸭子、抢尿泡（内装有钱）比赛。每逢端午节，江面十分热闹，两岸人山人海。家家门前都插着艾叶艾草，小孩胸前挂着五彩香包。这一天家家都要吃粽子，吃大蒜，喝雄黄酒，然后拥向河街观看龙舟赛事。20世纪50年代还举办过几届龙舟赛，并拍过电影。之后由于极“左”路线，认为龙舟节是封建文化，影响生产，被取消。直到一九九九年，在我的提议和帮助下，安康又恢复了龙舟节，并成为全省有名、全国认证的重要节庆。

1983年7月31日，在我的记忆里一向美丽温柔的汉江，突然排山倒海，咆哮发威。平时平静流缓的江面，一下子像站立起来一样，从平日里几千秒立方的流量，一下子猛涨至三万秒立方。凶猛的洪水冲决城堤，压向城区，刹那间，房屋倒塌，十万市民陷入洪水之中，呼天喊地，人人都在死亡线上挣扎。一夜之间，夺走了八百多人的生命。这是距明代万历年间至今四百年一遇的大灾难。我是第一时间乘直升飞机亲赴故乡救灾的。从8月1日至8月13日，我在灾区整整工作了十三个日夜。抢救被水围困在城中的数千居民；紧急安置逃到城外的八万九千多灾民；实行戒严，疏通道路，全面防疫，抢堵缺口……这一切都是我一生经历中最震惊、最难忘

的。救灾归来，心绪久久难平，内心产生了一股巨大的冲力，强烈地推动我把这场灾难写出来告诉后代，让他们千万不要在几十年、几百年之后重蹈覆辙。

当时的这股激情是以自由诗的体裁来叙述的，因为诗是抒发感情的最好形式。但是，只写了开头一段就因为别的事搁下了。现把这段未曾终篇的小诗抄录如下：

安康，千里汉江上的一颗明珠。
安康，连接天府楚地的交通枢纽。
山城的十万人民啊，
像蜜蜂一样忙碌。
山城的风姿啊，
像少女一般俊秀。
天啊！
谁能料想得到，
就在她蓬勃发展的時候却碰上了大灾大难临头！
一九八三年七月三十一日夜。

汉江暴涨，
地摇水吼，
万丈恶涛，
劈破城头！
三面提防失守，
四方狂涛乱舞。
一霎时洪水吞噬了金州。
这时候发出多少怕人的巨响，
这时候传来多少撕心裂肺的呼救，
这时候多少房屋倒塌，
这时候多少血泪直流，
这时候多少生灵丧命，
这时候多少财物付诸东流。
这时候涌现出多少舍己救人的英雄，
这时候展开了多少惊心动魄的搏斗，
这时候看清了多少善与恶，
这时候看清了多少美与丑！
这一切的一切，
像狂涛击心，
使我夜不能寐。
这一切的一切，
像严厉的上级，
命令我将事实写出。
不，
我不是用笔写出，
而是要放开喉咙高呼：
父老兄弟姐妹们啊！
一定要将这场大灾大难，
记住！记住！永远记住！！！
(写于一九八三年九月二十九日)

我曾忧虑这场灾难造成巨大破坏何日方能恢复？但灾后在中央的有力支援下，在安康人民的顽强奋斗下，一座座蓬勃发展、美丽多姿的新城，又在汉江边崛起！

我这一生，与汉江结下不解之缘，我与她共欢乐，共苦难，一起欢笑，一起痛哭……20世纪70年代，我回到故乡工作，常常在下班之余和老伴沿着河堤散步，这里也是安康市民休闲的重要场所。每年夏季炎炎难耐，那时又没有空调，我常在夜里和秘书或通讯员默默潜入汉江游泳，枕水审天，一洗暑尘，顿觉神清气爽。

后来到省上工作，每次回老家，必然要在汉江岸边走一趟，寻找往日的记忆。远离故乡，我常常挂念汉江，我支持了汉江一桥的加宽，也拍板修建了紫阳大桥，后来汉江二桥、三桥的建设我也尽力支持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，我主张积极开发江北，支持修建了江北大道，开辟了江北新区。每当看到清澈见底的江水，看到两岸的巨大变化，抚今追昔，内心总有一种激动与愉悦！

(写于2018年10月)

行走在陕南山水人文中的旖旎风光

——品读散文集《草木光景》

■ 陈旬利

上，可以用近、亲、真、新、情“五字”来表达。近。《草木光景》书共有34篇。其中具体点到平利的地方、地名、人物、达到了21篇，另有九篇，在内容上，明显写的都是刘云先生在平利生活和工作中接触中的所见、所思、所悟。可以说全书80%直接写得都是我们平利，或者有平利的影子和底色。

亲。一是地域的亲；二是生活日常的亲，生活习惯的亲；文中写的事物、内容。就是我们这儿的生活习惯、生活风俗，几乎等同我们身边的点点滴滴；三是自然山水草木的亲；四是人物的亲；文中写到的，很多都是我们身边的人和事。比如樊道成和女娲广场两棵紫薇树，都是熟悉的人和物。

真。即是在场的真。真人真事，真景色，真风景。从时代上看，是从20世纪60年代，一直到21世纪20年代，横跨两个世纪；二是写实的真。写人物、写农事、写日常、写饮食、写庄稼、写草木等等，都是真实的再现。且不限于素描，很多用的都是工笔，细腻在点滴分毫。

新。源于生活，高于生活。《草木光景》所有的文章，看似写的内容，都是我们熟悉的一切。但是通过刘云先生的叙述。用语言风格，在叙述方式，在着墨多少轻重……重新组合起来，就给了我们全新的感受。过去，我们说刘云先生的散文是酿造的米酒，现在更感觉他的散文是酱香型的茅台。他的作品，总有一种独到的创新。这种创新，源于刘云先生的认识、思想、见地、视野、艺术风格等各个方面的综合，这些因子组合在一起，形成了全新独有的配方，让整个素材的叙述，有了奇妙的提纯和升华。

情。归纳文中所有文章的内容和主旨，刘云先生写透了陕南地域的自然态、生活态。他用一种家常式、聊天式的方法在写。像是一个恋人，不停地说道着对陕南，对家乡恋爱中的话。看似平常，看似平

淡，看似平静，看似多余，却汹涌着骨子里的爱。有多爱？你看他对每一个人，每一件事，每一样风物，形、色、味、触、品的熟悉和懂得。不是对陕南，对家乡深入到灵魂中的爱，哪有这般用心、倾情、关注。通书中，我看到了两个字：乡愁和乡恋。而这两个字的背后，就是浓浓的乡情。

读刘云先生《草木光景》，从写作风格上，可以用诗味、意味、趣味“三味”来诠释。

诗味。刘云先生早年是写诗歌的，后来又写散文。但他把诗感、诗意、诗味都融入了他的散文之中，以诗性之笔，描摹素美世界，于是他的散文，变成了无韵脚的诗。在看似平常，日常的叙述中，都是满满的诗意。把诗浸润在字里行间。如：“……黄豆壳子长得齐膝盖高了，那黄豆也该开了。是只得一个早上就齐刷刷地开全了。黄豆内部似乎是有纪律的，也似乎是有个机关统一地发一声令的……像是开会来报到的，在同一时间、同一时辰里，黄豆用一个日子，把花开齐。”(风趣黄豆叮啷啷)

趣味。刘云先生的散文，通地气，通烟火气，通民俗气。而且采用地道平利方言述说。用民间打趣俗语会意。读来除了亲切，还非常有趣。而且，他常常还用拟人化表达，令人忍俊不禁，甚至开怀大笑。如：“……‘林子下，若有背阴处，小阴沟里，水声响彻，水畔边里岩坡上长着青苔的苔草，羊吃饱了大餐，就到沟边上寻些苔草过嘴，再填一填胃缝缝。好比讲究的人，餐后用些水果。’(羊不吃草)

意味。我以为《草木光景》意味很多。每一篇都有一种意味，他随手拈起一个话题，就能铺陈升华开来。说得头头是道，巴骨巴肉。说粮食，说庄稼，说牲畜，说草木，说时令，说吃食……都能品道出一种让人感慨的、惊叹的意味来。有时他说着说着，扯到了和话题似乎不相关的风物上，然而，再读下去，原来他不是就事说事，而是把话

题的视野铺陈开来，让所说的内容更有深度和厚度。一言概之，他总是把一个要说的话题，说得出口、出油、出糖、出香、出味来，似乎能把所有的描述和对象，都赋予了灵性或人性。如：“……‘一寸多长的小鱼秧子，与稻子的生长周期相当，稻子收割时，鱼也正好长到五寸多长，乡下话叫一拃长。新米，嫩鱼，做活的人，每到此季，尽可以享用鱼米大味，米香与鱼鲜，透着生活难得的畅意。我也曾有幸用过，新米不用说了，稻花鱼的香浓至今不忘，世上再美的鱼，应当都是不及它吧；它们与粮食伴生，有粮食的清香与品德，肉质鲜美而可以大口咀嚼！’(草蟹肥)

从文章的内容或主旨上，可以用智慧老农、万能向导、倾情歌者“三慧”来揭示。他是一位精于耕作的智慧老农。他书中有一半的篇章，都是写农村农事的。《下谷子的雨》《玉米还乡》《清水那边的土香》等。让人很惊讶，他对农事农活的精熟。他写透了庄稼人的神态、心态、生态。写他们的衣食住行，春种秋收，喜怒哀乐，生老病死……。他是陕南千千万万农村稼穑的代言人。他们的一切，他们内心表达的东西，都从他笔下说了出来，甚至比他们说得更在行，更有味道，更为透彻。如：“……等到天放晴时，整个陕南就是一片水汪汪，你出门，所能看见的山、地、田、埂、渠、河、沟都涨了两指深的水了。有经验的农人，站在自家大门口，拿眼一望，就知道地里几成墒。一般地讲，地里六成墒最好下种，七八成墒可以翻水田，十成墒嘛，可以耙田、耥田，若是十二、三成墒，谷雨就是下不过性的，偏多了，陕南的黄泥地，要粘牛的脚了。”(下谷子的雨)

他是一位陕南生态的万能向导。翻开《草木光景》，有写庄稼的，有写人物的，有写植物的，有写蔬菜的，有写动物的，有写房屋的，但总的感觉，又不是简单写一件风物。可从两个方面说明，一是写任何一种风物，比喻草木，虽然是实写，但

是虚指。实是指实名实地，真人真事，虚的是指以一当万，以点带面，二是写小、写细，但是实大。写时着眼的是细、小、微、碎，但着眼是大。一篇一篇的汇集起来。便是陕南生态、风物、风俗集大成也。所谓草木光景，亦可为陕南光景。可以说，《草木光景》，连同他的《风吹过秦岭》《一生一个乡村》一篇篇读下去。便对陕南有了全面的了解。刘云先生的散文，是代表着陕南的，或者往小里说，是代表着安康的。

他是秦巴汉水地域的倾情歌者。文中在开篇中《清水悠悠稻花香》归纳了水：“从秦岭南坡，到巴山北坡，一千七百多条河溪都有名有姓，它们都流进一条大江，江叫汉江，汉中的汉，汉字的汉，汉城的汉，庄稼汉的汉。汉江一江清水一直流着，它一直是清着，就是不改清颜色的江，见了汉江，才晓得陕南为什么是清水的故乡，这得聚多少清的泉眼啊！”而在《在低处的植物中》中他又总述秦岭巴山汉江：“我常疑惑，秦岭与巴山，竟是一对夫妻的，秦岭是夫，巴山是妻。”整体看去，秦巴二山是一册书，一北一南地翻开着，汉江是骑缝的装订线，星星点点的田园、村城，竟是书的小小插图了。在秦岭，在巴山，我也成这本书的一节小文字，或是一个标点。我从天上到地上，总被它们气势抽走了魂，秦岭、巴山，叫我没了尊严。只觉得人的渺小。”从骨架上看，刘云先生的《草木光景》，以写秦巴汉水流域为主构，气势宏大；从灵魂上而言，他所描写的对象，是活的，是美的，是一个有趣味、有生机、有意义的生意盎然的世界。二者相互交融，营造出了秦巴汉水身与形，灵与肉，气与神的活化气象。

通观全书，我可以说：《草木光景》和刘云先生以前的散文，是陕南生态、自然风物、民风民俗的集大成，是了解陕南的百科全书，是陕南散文的杰出代表。

“柳暗花明又一村”了。

三项改革，调动职工积极性

汉阴县农械厂，是一个专门生产旋耕机的国营小厂，产供销都由上级下达计划决定。建厂以来工厂一直只管完成生产任务，产品则由农机部门包购包销。原料、材料、燃料都由上级按照计划供应。今年，由于旋耕机大量积压，从第一季度开始，农机部门突然不订货了。工厂生产的旋耕机卖不出去，积压资金22万元，银行贷款达到19.8万元，工厂被迫停产。停产以后，工人没活干，工资发不出，每月还要背1400元的利息，工厂领导急得团团转。

他们向上级要生产任务，答复是：“没有。”向银行申请贷款发工资，答复是：“不行。”这时全厂100多名干部职工，思想不安，议论纷纷，有的主张精减50人，留下100人，搞点维修，维持生活；有的主张化整为零，分成小组，到各区社去“打游击”，揽活干；还有的主张，除留下少数人搞维修外，其余都“自谋生路”，自己养活自己，渡过困难，再回工厂。3月8日，工厂领导经研究，向县工业局及经委、计委打了一份紧急报告，声称：本厂生产生活处于危急状态，要求精减职工50名；要求上级分配生产任务；要求银行贷款发工资。上级部门收到报告后的答复是：人不能减，任务没有，贷款不行。叫他们自己想办法克服困难。工厂领导听到这个答复后，生气地说：“那只有卖机器度日子吧！这不是我们领导急得团团转吗？”

出门找活，走出一条大道

到了3月中旬，眼看第一季度快完了，全厂总共才完成产值（零星修理）5836元，而每月工厂的开支就要1.2万多元。要求派产已无希望，要求减人也不批准。工厂领导决定，让大家讨论怎么办？讨论的结果，找出了一个办法：“走出门去，在市场上找活。”有人反映，曾有当地农民到厂询问有没有打米机和压面机，并发现当地群众到汉中去买压面机，认为生产这两种机械是一条路子。根据这个线索，工厂决定派生产组组长赵和余专门到安康、石泉、宁陕等县做一番调查。调查结果，发现确实有一些农机公司和社队需要这两种机器，并且初步订了一些买卖。

回厂后工厂就不再向上级请示，自主决定转产打米机和压面机，3月19日开始做模具，4月1日开始投产。为了打开销路，他们仔细研究了汉中等地产品的优缺点，进一步改进了工艺，降低了价格。试销结果，销路果然不错。4.5两个月生产87台，很快销售一空。南山有的社队还派人住在县里等了三天，买他们的压面机。就在开始生产打米机和压面机的同时，工厂会计苟宝成又从铁佛供销社转运站了解到，基层商店要求工厂生产煤油售油器。工厂领导听了汇报后认为，这个器具目前市面尚无产品，只要制造成功，销路一定广阔，一两年内全厂都会有活干了。他们立即派人从铁佛供销社拿到了草图，组织技术力量攻关。

经过几十天的奋战，9月份开始试产，10月份就造出了49台，经过试用，受到基层商店的欢迎。他们马上又将这种新产品印了照片和说明，向70多个县发出100多封信，进行宣传介绍，还派了3个人带上样品到本省宝鸡及湖北等地推销，还在襄樊市参加了展销会。很快为这种产品打开了销路。生产的50台售油器已全部销完，计划年底再生产250台，全年可达300台。截至10月底统计，全厂生产打米机200台，已全部销完，年底计划再生产60台，全年共生产260台；生产压面机310台，已销230台，年底计划再生产90台，全年共生产400台。除了这三种骨干产品外，他们还根据市场需要，开展了齿镰、菜刀、斧头、锅铲、火铲、气补轮胎以及多项修理业务，尤其是汉阴“桦梨扒齿齿镰”，过去是远近驰名的“名牌”产品，1963年《人民日报》曾做过报道。后来工厂嫌它是小玩意儿不搞了，当地商业部门从外地进的机制镰刀农民又不欢迎。现在他们重新生产了7000把，一上市很快就卖完了。农民见了高兴地说：“哎呀！多年没见这镰刀了，现在又有，真好！”就这样，他们从“等米下锅”到“找米下锅”，活越找越多，路越走越宽。产值月月上升：3月份5800多元，4月份1.8万多元，10月份达到3.1万多元，形势越来越好，真是

由死变活，气象一新

现在，和年初那阵子难受比较起来，这个厂的精神面貌和生产面貌出现了一派新气象。(1)产值任务可以超额完成。今年上旬下达他们全年的产值任务是14.6万元，至10月底已完成19.78万元，预计年底可完成25万元，超过任务的70%以上。(2)由亏损变为盈余。去年生产旋耕机，国家补贴他们政策性亏损12万多元，今年取消了这笔补贴，全厂年底预计还可获得利润11万元。(3)成本降低了。压面机成本已由过去的205元降为175元，打米机已由原来的205元降为197元。(4)消耗减少了。和过去吃大锅饭比较，全厂今年节约耗电1万度，减少煤耗27吨，节约焦炭3吨，节约钢材3.7吨。(5)产品积压减少了。过去平均每月产品积压11万到12万元，现在每月库存产品仅3万多元。(6)贷款没有了。今年4月份后，不但没向银行贷款，还归还了原欠贷款11.6万元。

这个厂的变化，生动说明了计划经济的弊端和市场经济的活力。

(写于1979年11月)

从等米下锅到找米下锅

徐山林